

当代大学生文学丛书

谢定均 朱雪里 主编

大学生优秀散文选



序

贾平凹

我是不赞同校园文学的提法的，如不赞同煤炭文学、税收文学、商业文学等等一类提法，诚然这种提法很流行，文学就是文学，不管什么题材，什么人写的，文学的标准只能是一个。

但是，这一本书，大学生的散文作品选，却的确令我喜欢。

读这些文章，没有陈腐的东西，没有虚假和矫情，清新自然，充满朝气。为什么会给读者如我的这样的感觉呢？文科的大学生，不是文科的大学生，他们的写作经验并不丰富，而作品的起点高，并不在于这一代年轻的人比我们聪明，是他们思维比我们开放，又没有以写作为生计的应酬感，也没有文章写多了的“油”劲，于是再想，好文章不是靠技巧的，真实地以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存方式体验社会人生，有了自己的所知所悟，只需有一些写作的知识，写出来，就是好文章了。现在的大学生，思想和感觉都是崭新，他们的文章必然与我们不同了，必然比我们有出息。艺术是亲近于真实的人生的。

看看一些还活跃于文坛的散文吧，实在令我们不满了，许多年里大家呼唤新的散文，但常写散文的人因太久地被关在笼里，虽然盼望一日自由天空，而开了笼出来却或多或少感到了天空大得无所适从，不自觉地又飞回到笼子门口。新的散文的出现，我们一方面寄希望于天才的大手笔从污泥里杀出，一方面更大希望于年轻的散文家。

这本散文集的作品自然不能算成熟之作，如何辉煌，但它是燕的一声，透出春天的气息，它使我们看到另一种存在方式的真实的感受，看到散文是大可随便的形式，甚至看到了一种野怪之性。在当今的散文写作领域里，不妨有这点野怪，野怪可生动力。

正是如此，我们应敬畏新思维的年轻人，应向勇敢挑战者敬礼！

1992.6.5 于西安

目 录

贾平凹	序	(1)
杨光炯	川外咏叹调	(1)
王建一	七八级琐记	(4)
无 盐	在中学, 在大学	(8)
雨 岛	九月·八月·十月	(10)
梁小恩	雨丝, 淅淅沥沥	(13)
白雪梅	雨夜歌声	(15)
王洪林	飘雪的时候	(17)
张旭初	春的忏悔(外一篇)	(19)
雷 鸥	轻风吹起来	(23)
黄千文	大山的儿子	(25)
吴新宇	青春	(30)
张 卉	无怨的青春	(32)
袁勤华	写在生日卡上	(34)
张怡发	面前, 第二十一张手稿	(36)
朱 卫	超越失败	(38)
苏其章	微笑着走来	(40)
郭 陆	爱的诉说	(42)
吴鉴越	读你	(43)
玉 洁	心的祈祷(外一篇)	(45)
索 非	自己的季节	(49)
吕秀芳	岚(外一篇)	(51)
冯 桢	冷湖	(56)
朱薇薇	过程与结局	(57)

单英福	送你去远行	(59)
余晓琴	离别的温馨	(61)
陈 鹰	给我远去的 Friend	(63)
周黎娜	冬天的红蜻蜓(外一篇)	(65)
吴冬怕	木棉, 又红了	(67)
小 湾	晚情	(69)
丁秀玲	永远的夕阳(外一篇)	(71)
戴 燕	感受生活	(74)
萧 牧	等待	(76)
游 侠	做个好梦	(79)
刘 剑	梦中的橄榄树	(81)
何 辉	素描	(83)
李 曜	集邮册	(85)
杭天羽	走向田野	(86)
朱传林	爬墙草	(88)
江自油	泽雅纪游	(90)
杨 泳	沱江·小街·老人	(92)
朱向军	庭院深深	(94)
罗笑梅	螺髻山上的小阿妹	(96)
耿 立	草鞋窝子	(98)
魏学光	刻在记忆的石壁上	(100)
乐小龙	忆起父亲	(102)
周良林	梦故乡	(104)
郭文斌	郭家湾人物	(108)
周 军	船叔	(112)
吴晶洁	七奶	(114)
修 林	丰饶五月	(116)
苗剑君	江边晋架	(118)
冯 岩	悠悠绿色情	(119)
朱晓丽	心事(外一篇)	(122)

岑照阳	这个早晨	(124)
李 兰	夕阳且住	(126)
常文帅	不渝的黄土情	(128)
马晓玲	信箱	(130)
王 虹	寄给挚友的思念	(132)
冷 芷	感激	(133)
邓辅唐	黄昏, 让我们出去走走	(134)
李丹丹	心之春	(136)
李 晖	果丹皮	(137)
夏 雪	送行	(138)
杨增寿	站台上(外一篇)	(139)
刘桂林	玲玲, 我想你	(141)
鲁君尚	寻找红叶的人	(143)
孙 波	寻	(145)
原 枫	迷路的男孩	(147)
翔 鸿	缘	(149)
陈世英	春日的邂逅	(151)
黄 宁	初次相识	(153)
华 英	等候	(155)
李 晗	相思	(157)
苏启皓	写给你	(158)
韩春喜	幽微(外一篇)	(159)
王 峰	雨季	(161)
蒋 恒	温馨雨夜	(162)
安晓荣	有雨打湿小径(外一篇)	(164)
周红芳	今夜有雾	(166)
夏 茵	有月亮的晚上(外一篇)	(167)
陈 波	让我远离	(169)
李明秋	树叶在春天飘落(外一篇)	(170)
冬 云	苦夏	(173)

尚 语	秋歌	(175)
晚 风	冬季的回忆	(176)
路 艰	我不相信	(178)
徐春麟	永远的你	(179)
郭显教	礼拜日的纪念	(181)
胡育林	寄你我心	(183)
阿 靖	写给 Bye-by 的话	(184)
海 晴	血蜻蜓	(186)
张 云	黑郁金香·老兵	(188)
潘乙宁	稻草“小女孩”	(190)
徐理真	眷恋，最好是沉默	(192)
朱亚男	滑落的日子	(195)
尹美群	此路不堪行	(197)
袁小红	幕起幕落	(199)
曾 奇	为爱情而歌哭	(202)
符文楠	告别昨天	(203)
郑 玉	心灵的历程	(204)
胡宏伟	轨迹	(207)
吕晓英	回首中学	(209)
庄志丹	少年行	(211)
戴世勇	那一年，我十八岁	(212)
思 远	十八岁的缅怀	(214)
郁 郁	二十岁的梦(外一篇)	(215)
刘长江	二十而立	(217)
李 弘	潇洒人生	(218)
杨 毅	我便是我	(220)
王一萌	再塑自我	(221)
杨深旺	静静地面对生活	(223)
廉景霞	拥有时，请珍惜	(225)
潘震宇	青春的骄傲	(227)

王义平	遥遥生命曲	(228)
韩钧儒	机遇在向你招手	(230)
张 健	心迹	(232)
陈昕路	宁静的心	(234)
何 展	心灵的感觉	(236)
沈国冰	摘心三章	(238)
李树年	心韵独语	(240)
何 娇	有颗寂寞的心	(242)
张 弘	情绪	(244)
李红春	雨夜独白	(246)
珊 子	梦	(248)
陈龙国	雪梦	(250)
梦 轩	梦轩呓语	(251)
杨琼丽	我想去看看大海	(253)
夏 倩	飘不散的云	(254)
刘雪虹	秋天里的了悟	(255)
何新永	哦,我本平凡	(257)
龚 萍	我是蜘蛛	(259)
崔风华	丑花	(260)
赖吉文	小草的心愿	(261)
孙宏涛	医生	(263)
彭泽君	塔里木的恋人	(265)
于莉萍	阳光的女孩	(267)
卢天蛟	雨季未到	(268)
高永亮	独坐风雨中	(270)
刘韵红	走出小屋	(271)
陈春节	穿越沙漠	(272)
杨宏业	与先知的对话	(273)
陈 晨	守望果树园(外一篇)	(275)
曹 勇	再回首	(277)

辛立秋	慎重人生	(279)
陆肖谦	走过空白	(280)
李 红	走过昨天	(282)
林 曛	成熟	(283)
孙志平	想家	(284)
李金林	家	(285)
简 丁	风筝	(287)
云丹嘉措	中秋	(289)
秦月楼	清明, 写在父亲坟前的诗	(291)
张 琳	写在十月	(293)
刘万红	怀念我的爷爷	(295)
彭志军	父亲	(297)
张艳君	舅舅	(298)
王 林	回家的时候	(300)
田 夫	母子情	(302)
杨 青	谢谢你	(304)
戴巧敏	上坟	(306)
含 笑	母亲树	(309)
张 馨	李贵耘 煤油灯	(310)
溶 澄	父亲	(313)
高宝龙	群山那边的晚霞	(315)
刘全西	湘云姐姐	(317)
赖崇文	乡思	(319)
李 风	我是风	(320)
邓昭铂	乡情	(321)
梁 丹	乡村小景	(323)
赵桂平	遥远的牧童	(325)
李春锋	关东土地	(327)
周 劲	山岗上的月亮	(329)
胡国锋	山村仲夏夜	(331)

杜彦荣	不再是苦夏	(332)
夏 夫	槐祭	(334)
晓 成	老菊	(336)
胡小玲	家乡的野花	(338)
李 璞	故乡的沙枣树	(340)
李 辉	小屋	(343)
小 寒	山芋情深	(345)
邰艳玲	外婆家的石榴树	(347)
李鲁斗	故乡的音乐	(348)
谢文忠	捕蝉的岁月	(350)
张国贤	马戏团	(351)
代长军	老狗	(353)
李 敏	狗缘	(355)
曾宪佳	山之间	(357)
孙仁权	润物细无声	(359)
吴东华	老师	(361)
朱 飞	不逝的韶华	(363)
张安勇	辉煌的雨季	(365)
林 梅	大约在冬季	(367)
黄美玲	啊, 十月的校园	(369)
冯叶丹	那晚, 学校停电了	(371)
郭旭东	东五排的童趣	(373)
朱燕冰	四季春秋独具芳	(375)
黄建廉	五邑大学写意	(378)
卞徽宁	雾之随想曲	(382)
刘 柳	晚霞	(383)
梁飞鹏	黄昏的启示	(384)
董汉平	夜曲	(385)
谢世康	月亮城	(386)
银 徽	夜恋	(387)

陈晓军	太阳	(389)
柏 舟	永远的向日葵	(391)
姚建平	古树绿意(外一篇)	(393)
朱乃燕	我和油桐	(395)
周艳丽	门前这棵歪歪树	(397)
鹏 翔	枫叶	(399)
彭 晔	喷香的梧桐子	(400)
黄 刚	护山藤	(401)
高志宏	银杏	(403)
任家旺	杨花	(405)
寒 璐	黄叶	(406)
涂秋平	最后一片树叶	(407)
冯心广	无名碑	(408)
毕晓明	开江思	(409)
徐 强	江南雪	(410)
傅国忠	冬雪	(411)
李 伟	春的宣言	(413)
汪 镭	春	(415)
王卫超	春的旋律	(416)
曾宇清	闲步春郊	(418)
刘卫国	春雪	(419)
茂 萱	春天的闲话	(420)
鹿回头	草原春月夜	(422)
易 潺	宇宙·人	(424)
寒 枝	路与人	(425)
韩明儒	想起了马谡	(427)
宗德钧	一种窗帘	(428)
老 扁	作弊篇(外一篇)	(429)
南 云	雨季(外一篇)	(430)
文 瑜	人生·河	(432)

刘胜兰	远游(外一篇)	(433)
彭惠旭	送别夕阳	(434)
陈水明	走向太阳	(435)
邱山云	盼(外一篇)	(436)
张能秋	台风(外一篇)	(437)
朱献昌	柳叶梦	(439)
傅 茜	漫游古迹随想	(440)
迟 宁	初见黄河	(442)
李爱明	看看大海	(444)
王家鯨	夜过秦岭	(445)
胡 锐	昭山三拾	(447)
林贵明	鄱阳湖晨雾	(449)
赵京婕	春日崆峒山	(451)
徐 沛	高黎贡山的人家	(453)
解更生	佛主心中留	(455)
后记		(457)

川外咏叹调

川外毕竟是川外。

川外人毕竟是川外人。

元旦的来临，宣告着一年一度的国际大沙龙的揭幕。川外代号“从头再来”的新年舞会象一根魔棒把重庆各高校的舞林高手召集起来。一时间，川外这弹丸之地摩肩擦踵，挥汗如雨。为能跨进川外舞厅大红色木门，绅士们上下求索。有去复印舞票的，有找同学的朋友的熟人的，有请美院学生现场表演伪造术的，真是众生百态，不一而足。过不了一周，川外舞厅又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了。缘何？人曰：舞厅灯太亮。又曰：到处是熟人，不惬意。于是乎，女士们到重大、建院、政法舞厅炫耀舞姿，绅士们到政法舞厅卖弄风度。也真可算得上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了。

沙漠风暴、沙漠军刀行动热火朝天，美伊双方干劲十足之时，千山万水外川外男生亦不甘寂寞。美伊开战的当天中午，吃饱喝足的川外绅士们便旧业重操，轻车熟路地向楼下扔瓶胆、烧帚帕、丢脸盆，再折一些纸制轰炸机，不到半个钟头，川外男生楼便变成了遭空袭的巴格达。川外潮流来得快，迅速推出川外人最新流行形象——手持价值不菲的十波段收音机，行色匆匆做沉思状。于是乎，本来就 popular 的 VOA、BBC 更加迷倒一大片。随便抓住哪个学生一问，他准知道以色列又吃了几枚飞毛腿。国际风云在川外影响之巨，是重庆其他高校无力望其项背的。

三毛死了，没几天就见有几个女孩在院报上哭得死去活来。让人觉得三毛这一死，弄得人人都迷失了自己一般。三毛的死的确让川外

下了一阵毛毛雨，还有某女士可怜兮兮地说，三毛真可怜，《红楼梦》中秦可卿都是用丝绸上吊，而三毛不知为何竟用一双袜子！考据之准确，令人叹而观止矣！居然还有某人决意节衣缩食向树人书店邮购三毛全套共十四本的作品！三毛若泉下有知，也应当含笑了，因为在南中国，在川外一隅，有那么多哭泣的女士！

圣诞夜，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川外绅士偕淑女浩浩荡荡开赴七星岗教堂。一群群虔诚祷告的教众中，他们的确夺人耳目。只要是学生模样的，不必问，川外的！有哪个大学的学生能如此艰苦卓绝地从晚十一点东游西荡到晨六点，只为看一台弥撒？与神职人员装模作样讨论宗教，然后点头如啄蒜其实内心一片茫然；在宗教问题抢答中引经据点出尽风头得一枚耶稣受难像项链乐得嘴巴能塞进两个小笼包子。

哦，川外！

哦，川外人！

川外毕竟是川外。

川外人毕竟是川外人。

二

重庆的大学生流传着一首脍炙人口的顺口溜：“重大的牌子，西师的园子，建院的房子，政法的呆子，美院的疯子，川外的妹子。”

川外的女生之所以如此有口皆碑，不仅仅是因为川外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女之比为二比三，与各大学男生过剩形成鲜明对照，还因为川外女生大多是集南国柔美因子于一身的娇小女子，显得特别的女性化。加之其服装领导新潮流，于是乎便享誉山城，成为各校男大学生们神侃时信手拈来的谈资。

自然而然地，川外的周末舞会财源茂盛达三江。且不说西南政法学院的男生近水楼台先得月，就是重大、建院的绅士们也不远万里，踊跃如过江之鲫。他们宁愿放弃本校六角一张的舞票，也要慷慨解囊买贵达两元的川外对外票，为的是和川外的 Lady 一起翩翩起舞，并

且说不定会发生一些令人惊喜的奇遇呢！

有一则未经笔者证实的轶闻，一次川外几个女生到某军事院校找老乡，刚坐定，闻讯而来的准军官们便找一些不一而足的理由光临，一时间门可罗雀的寝室里比解放碑的密度还大。

怀着共同的目的，各校的男生走到一起来了——与川外女生建立友好寝室。成功者有之，失败者亦有之，真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于是成功者周末到川外便有了当然的舞伴，有时也堂而皇之盛情邀请川外 Lady 到外面的世界去风光风光，还绅士风度地约各位 Lady 共进晚餐。

川外每周日晚上的英语角也是生意兴隆，吸引了各校的假洋鬼子。在 Lady 面前，口语好的自然出尽风头，口语差的也不甘落后，使出浑身解数。先问 Lady 在何系何班，然后请教芳名，这已成为谈话格式。

川外女生们顶了川外大半边天，且不说奖学金得主大多是女性公民，校内各项活动没有女生便黯然无色。单从宿舍来看，川外便算得上“阴盛阳衰”了。女生住了满满一幢宿舍楼还不够，老虎嘴里拔牙，把男生楼占领两层，男士们迫不得已，人人成为“上层人士”。各大学男生们谑称女生宿舍为熊猫馆，而川外则反其道而行之，男生宿舍被誉为熊猫馆，女生可进男生宿舍是不成文的规定。而川外的女士们却无法越雷池半步——戴红袖套的把守男生宿舍入口，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也许，川外一位男生的话一语中的：川外不是适合男生的学校！

杨光炯，男，21岁，四川奉节人，四川外语学院英语二系89级学生。有作品在《青年时代》、《四川青年报》、《希望周报》上发表，散文《爱的寻觅》被《读者文摘》转载。

七八级琐记

偌大师专，我只七八级稍熟悉，而关于七八级，我实在无多话可说，随便拼凑一点，名之曰“琐记”，以备忘。

同 学

入秋已经好久，天也早有几分凉意，我尚兀自不觉，等采取通知等得忘了饮食睡眠，遑论春夏秋冬。

终于，福音天降——乐山教育学院高师班。其时鄙薄，尚不知高师为何物，有善体人意者宽解云：罗曼·罗兰不也是高师出身么。遂大喜过望，于是思潮翻卷，于是浮想联翩，于是痛下决心：从此要戒绝了烟酒、怠慢及一切陋习，从此要不畏劳苦地攀登在崎岖小路上，一如马克思。

可惜，小路尽管是小路，却不崎岖；石阶倒是有几步，但也无需劳神攀登。徐徐拾阶而上，便到了高师班“班本部”所在的那栋极乖巧的小楼，开学典礼就在此间一进更为乖巧的房间里举行。

第一天便未迟了，委实大不该。瞅见门边藤椅上赫然坐一穿军大衣、戴宽边眼镜、抽着高级雪茄的胖大中年老师，便很有几分惴惴地问：“老师，里边可是高师班开学典礼？”问罢遂捏把汗，生怕他跳将起来，吼我一两句。他倒不拿架子，随意赏我一个淡淡的微笑，之后竟欠了欠身，出乎意料地把他那颗硕大的头伸到我耳边，悄悄说：“老师么，都在前排就座。这边儿角儿的，不说也罢，彼此彼此。”旁边几位于是窃窃地笑，胖大学生也笑，我也笑，先无声后小声后大声进而放声，直至全场侧目。我于是很见到些苍老甚于胖大学生的脸孔，心中遂觉沉沉，仓皇间竟又摸出了痛下决心戒绝的烟，昏昏然受用起来。

老师

现在平心而论，能搭上这趟末班车，委实算是“三生有幸”。舍此，多半要用“火腿”奔前程了，可当时的“七八级们”并不如是想。

头一学年倒还坐得住，课堂上清一色昂昂的人头，到第二学年便渐参差不齐。有自觉靠别人喂吃不饱吃不好的，便钻了图书馆或干脆打座在家自食其力；有散漫惯了，旧习复萌，或坐茶馆拉起了同乡会，或逛影院把艾丝米拉尔达从头点评到脚；有带孩子睡觉熬了夜的，课桌上一本书遮掩着，头便一点一点啄将起来；当然，也有为家里死了老母猪、秦香莲要来砍陈世美诸事而心急火燎，正盘算祭那方神可以脱身的。

每逢这种时候，老师们多半得将嗓子逼到足够细，脖子上青筋直蹦，该发挥的地方统统省略，讲义翻得如古久先生的流水簿哗哗直响。待到心景平和少许，发现厚厚一本的讲义竟翻了大半，于是再提高嗓音八度，正色说：“下面请听我阐述。”但因方寸已乱，脑库存一时难以理清码齐，丢了讲义，又拾起教科书宣谕起来，居然就有不顾师长体面的，在下面拿腔拿调跟着讽诵。终于弄到不得不停下课来组织教学了：“有什么值得如此张狂的？年纪倒有一把，本事一些也无。”全场哑然，寂然。火气发过，心中又觉耿耿，遂作和颜悦色状：“自习时我再来，愿听者都来。”应答者寥寥。

下课铃响，老师蹑蹑步下讲台，踱出教室，心中平添出几许莫名的凄凉。

疯狂的钢琴

现在也许是“挑战者号”了，而当时却只能是“疯狂的钢琴”。

课堂上，爱因斯坦已盘踞得太久，空间、时间直至毛发间，一概震颤着他的英名。兴犹未尽的老师猛然瞥见后排角落里竖起一条手臂，“肾功能衰竭？或者，消化功能紊乱？”自以为是的老师未及看清该同学的脸孔便迅速作出了判断，遂轻轻地挥手，示意“请便”。待他再淋漓尽致发挥完一段，那条手臂竟毫无道理地、冥顽不化地仍然高竖